

我喜歡旅行。或者說，需要旅行。經常便會有坐立不安的情緒，覺得應該走了。不管到哪裡，總之拔腳離開這裡。而我很清楚問題只在「這裡」和「那裡」，是欲掙脫時空的企圖，是打破現實的渴望。而所謂現實，是四面八方，物質和心靈無法超越的局限。我不談時光旅行或永恆，我只談一點叛逆的自由：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有的日子，氣溫和陽光正好，和小箏坐在後院，面對一小片樹林和草地，看頂上的天空，在樹林間飛掠的小鳥，聽蟲鳴和鳥叫，感覺微風拂過肌膚，一邊讀書，一邊和小箏說話，那種從生活和時間走了出去的無重量感，恍惚便給我旅行的感覺。

旅行或不旅行，都使我思索旅行的意義。我想的是旅行的需要和目的：為什麼旅行？

早先我已經決定人不可能在家裡旅行，因為旅行必然的條件是離開。也就是，旅行追求的是空間的移動。更進一步說，以空間的變化換取時空的擴張和延長。因此人不能旅行而不離家，正如不可能既站著又坐著。然而這時我發現旅行與其說是時空的移動，不如說是心境的變動。旅行不管再怎樣匆忙緊張，因為是自願而不是被迫，它的快樂來自這種必然的輕鬆之感。而這種卸去壓力的輕鬆之感，不過是情緒的一種變化，有時只在一念之間，和距離無關。換句話說，旅行終極的意義不過是一種心境。讀書、看電影、散步的平常愉悅，無非也就是精神上的旅行。而這種精神旅行的極致便是詩，所以法國詩人保羅發樂理說：「詩必然是心靈的假期。」像我坐在後院，心神透明如大氣，時空已經不重要。而實際的旅行，往往不超越坐在自己後院的興致，只是一場乏味徒勞的過程。

我心目中的旅行不包括艱苦困掙，重要在某種時空的轉換，心理上的更新。像一種人為的，精神的季節。

能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走過陌生的街道，以平常沒有的雍容和優閒，不急著到哪裡去，只是為了「在」——現在，這裡。旅行的荒謬和驚喜在我們必須千里跋涉以換取「在」的心境，必須到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以實現生命在現實中失落或從來欠缺的氣象：一種美，一種境界，或竟只是短暫放縱的奢侈，童年的召喚。

二、麵線糊滋味

儒新

街角那攤麵線糊幾十年歷史了，現任老闆從叔叔手中接下薪火，也已二十載。幾年來，麵線糊綿綿的滋味，就和我喜歡吃上一碗當消夜的習慣一樣，從未改變。

麵線糊的烹煮不公開，一向神秘的在老闆家裡進行。做好的麵線糊，一桶一桶盛裝，用小堆車送到五十公尺外的攤位去賣。它的精髓在那匙淋在最上頭的香料，香料的配方當然也是不傳之秘。即使與老闆比鄰而居，我們從來不知道這樣的美饌佳餚，究竟是怎麼做出來的。倒是熬煮那一鍋醬汁時，濃郁香氣從不吝於穿牆越戶，四處挑逗饕客的食慾。即使一再說服自己，垂涎三尺取悅的也不過舌根三寸，但那股被撩撥得不可收拾的饞，仍然迫使我們從晌午時分，就開始一心一意期待黃昏的到來。那時攤子會擺出來，我們終於可以擺脫凌虐，飛奔前去大快朵頤。

學生時代啃書睡得晚，十點鐘一到，爸爸就會出門為我帶碗麵線糊回來。挑嘴的我什麼消夜都不愛，就只軟滑的麵線糊對味，偏偏自幼即被鄰家的香味豢養，自然非人家的麵線糊不可。每回同學來訪過夜，爸爸也不忘多帶一份，讓我與同學分享自己的最愛。曾有一位和自己父親疏離的同學，吃著爸爸買的麵線糊，忍不住流下自傷身世的眼淚，害我幾乎要誤以為自己愛之成癡的人間美味，竟是別人口中的穿腸毒藥。

爸爸中風後，變得孩子一樣，要哄要寵，從沒想過他還能為我買麵線糊。一回陪爸爸散步，返家前經過街角的攤子，爸爸就杵在那兒不走。我以為過去嫌棄麵線糊湯湯水水的爸爸老了，開始喜歡口感綿爛的麵線糊。聽他咿咿呀呀了半天，又伸手掏錢，好不容易搞懂原來他要買麵線糊給我吃。原來縱使再老、再病，只要爸爸一日在人世，自己就永遠是有爸爸疼惜的女兒。此刻肚腸裡翻湧的千百種滋味遠遠勝過嘴裡的麵線糊，和當年那個同學一樣，淚水忍不住撲簌落下，不一樣的是，那是滿溢的幸福！

每天，麵線糊攤子在華燈初上的街角迎接熙攘的人潮，這人間美味征服胃的同時，一定也不忘在饕客的記憶裡攻城掠地！在我，糅合著父親給我的愛的溫暖，麵線糊的滋味直可以不朽了！

依稀記得有人說過，人類最早都是住在水邊的，那麼，喜歡船，大概也是遠古相傳的根性之一了。

船越小越迷人。記得最清楚的船，竟是遙遠的童年中的一葉扁舟。多半的時間，都泊在門前的一顆柳蔭下，那條小河，不知道是哪一條河支流的支流的支流，寬僅丈餘。河的對岸是不見邊際的水田。河水太靜了。浮萍生得一層又層，用柳條子都撥不開來，跨下三兩級青石板砌成的渡頭，就可以邁上這一條擺在凝碧中的小舟。夏天，太陽再大，也曬不到它，只餘得金光點點。船拴在樹幹上，划出去的本領當時却沒有，只能抓牢一把垂柳，輕輕的來回盪幾盪，看那些挨著船緣的萍草，散了又聚，聚了又散。有時什麼也不做，悄悄的躺在船裡，聆聽隱身在柳枝裡的蟬鳴，結果就那麼沉沉的睡著了。在小船上很容易睡著，即便是這麼一道極小的支流，也接連著大海潮汐的脈搏，總有點輕微的起伏，彷彿母親的胸脯。

小河很曲折，通到什麼地方，從來沒有乘這條小船出去過，不得而知。每次看到別人與高采烈的划著槳搖出去，周折迴轉中漸漸的小了，笑聲也漸漸的遠了，總禁不住對連接著小河的遙遠世界充滿嚮往之情。

差不多的小船，曾經跟隨在長輩身邊坐過，好像很窄，窄得兩隻手可以分別搭在船緣兩側。船身雖小，喫水却很深，趴在船邊，鼻尖幾乎都可以觸到水面。船上有槳，也有竹篙，因為河道在水田間轉折，所以用篙撐一撐田壠也就行了，用槳的機會很少，水真是清得可以，船首掠過，經常驚動了原來潛藏在岸邊水草叢裏的游魚，大大小小黑灰色偶爾閃動著鱗光的影子，箭一般的四下裏迸射開去。一個孩子就可以那麼一直趴在船頭，看水草依依的舒緩著手臂衣帶，看游魚你爭我奪，一直趴到自己的口水都滴到河裡。

兩岸的稻田別有景致，因為河道低，田坪高，於是重重青碧碧的禾苗便直接以青空白雲為襯底了，說也奇怪，就是那麼一程又一程的碧綠，怎麼也看不膩。偶爾有一兩隻白鷺滑翔而降，怎麼停下却看不到了。若是到了快收成的時候，燕子特別多，燕子能飛又能叫，也許是因為在空中的關係，叫聲聽起來非常遙遠，一層一層浪濤般的傳入耳鼓，那一片天空，全都是屬於燕子的。

年長的人常對年輕的人說：「我走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長，我吃過的鹽比你吃的米還多。」這是以經驗取勝的例子。

經驗是可貴的，俗語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但是經驗並不是絕對可靠，小時候寫錯的字，不經糾正，可能錯上一輩子；小時候養成的不良習慣，不受一番教訓，也可能持續發生；甚至有些人還把錯誤的經驗或不正確的價值觀念帶進墳墓裡，終生沒有覺察的機會。

經驗不是坐待時光去累積就能得到，盲目地相信「天增歲月人增智慧」是危險的。祇憑肉眼觀察，耳聽鼻嗅，加上不太可靠的記憶，誤差總是難免。有一種悲觀的人的經驗論認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以經歷挫折和苦難為增長經驗的途徑。人在面對災難、困難的時候，絞盡腦汁，想盡辦法來排除困難，避開災劫，所獲取的經驗一定是深刻而真確的，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真正的人生經驗，往往是以生命與苦難換取的，但是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勸人走在平順的路上也要故意興風起浪給自己找罪受，或者說趨凶避吉刻意去冒不必要冒險。相反的，是說走順境的人生之路的人，應該懂得惜福感恩，要有履夷地如歷險境的戒慎之心，才不會在倉惶若失中忽略人生兩岸的景緻。這就是怎樣體認人生的問題。

認真生活的人，都能體驗到人生的真正意義。如果不是活得視若無睹、充耳不聞，人生的旅程走一遭，的確可以增廣許多見聞。但是千萬不要迷信歲月是智慧的自動輸送帶，不必付出什麼代價就能替你送來人生的經驗。偌大的人生世界，一飲一啜，一步一嚼，都要身體力行才好，才能活得實在、有味。

認真體驗人生獲取的人生經驗，將可以像獵犬的鼻子一樣，敏銳的嗅出人生的各種訊息。

如果天是藍的，就不該有雲。如果有雲，就不該下雨。如果下雨，就不該撐傘。如果撐傘，就不該走在藍藍的天空下。

可是我們都撐傘，都走在藍藍的天空下。

雨來的時候，天還是藍的，在烏雲之上，一定有藍藍的天空。只要你有心一見，你一定可以看見，這片藍天在你心裡，晶瑩剔透，蔚成永恆的顏色。雖然雙瞳接觸的是厚重且逐漸下壓的烏雲，但你心裡自有清明的世界，我們又何必畏縮？何必撐傘？何必屈服於「自然的暴力」？

當雨點在藍天下聚成氣候，其勢足以興風作浪時，便從天而降。有時無聲而下，雨絲細細的，斜斜的。有時浙瀝而下，聲音叮叮的，咚咚的。有時滂沱而下，其勢若萬馬奔騰，沛然莫之能禦。不管如何下法，無聲也好，浙瀝也好，滂沱也好，在雨中的山山樹樹，都會昂頭微笑，英姿勃發，只因他們腳踏實地，忠於土地，忠於崗位，忠於苦難而俯仰無愧，風雨裝飾了他們堅強的品格，他們也強調了風雨的存在，面對暴力，且能夠向暴力微笑，對苦難而不畏縮，所以風雨成為他們的一部分。

可是我們不然。

我們都撐傘，都走在風雨中，都走在藍藍的天空下。

我們是唯一需藉衣物的偽裝來掩蔽羞恥的動物，雨會淋溼我們，我們怕，山山樹樹不需掩蔽，雨淋不溼他們，他們不怕，他們始終站在那裡，點頭，微笑，搖曳生姿。

我們怕，我們就是買傘。

於是黑是、黃的、長的、短的，各式各樣的傘，就如此這般理直氣壯的被撐起來。雨來的時候，大街小巷，只見傘，不見人。——每一張人的臉，都在傘的陰影中隱去。在昏黃天色中，那些花花綠綠的傘，愉快的，憤怒的，憂愁的，煩悶的，都隨波逐流，逐漸流成一條無岸無涯的大河。

河怎麼流，傘就怎麼流，愉快、憤怒等等的七情六慾也就怎麼流，從古流到今，從西流到東，從所有的街路流向所有的門戶，無休無止，無聲無息。

如果有人能夠隻手遮天，救救這些撐傘的人，不如把傘都拿掉，讓他們面對風雨，使他們的心靈得以歷鍊，得以剛強。

撐一把有形的傘，那是正當的事，因為我們不必在雨中表現異於同類的乖張。但如果撐起一把無形的傘，使我們不去面對風雨，面對苦難，那我們永遠無法領略雨過天青的喜悅。

可是我們都撐傘，撐這把無形的傘。

因為我們不是山的穩重、不是樹的踏實，所以一生的故事也只能是撐傘的故事。讓我們向山山樹樹敬禮，並且握住他們寬厚有力的手掌，等有一天我們長成山，長成樹，我們就可以把傘拿開，驕傲的站在那裡。

我每天走在一條路上，有段傾斜而上的山徑，有段迂迴陡峭的臺階，有急急的彎路，有平坦的廣場。我每天都走在這條路上，不分週日與週末，有時在烏黑的清早，有時在光明的白晝，有時在星光月影下的夜。我每天走著，有時晴朗，有時昏暗，有時炎熱，有時寒涼。

我愛觀賞沿途的景象。鳳凰木的細緻，相思樹的幽雅，洋紫荊的秀麗。樹影之外，是草地，是山谷，是海灣，是遠處的山巒，是天邊的雲，是天上的星星、月兒或太陽。每天走在這條路上，每天有不同的景象。有時爬在山邊的枯藤冒出一葉幼嫩的新芽，有時階前的角落開出一朵鮮麗的小花。有時不知名的鳥驕傲地站在高枝上。有時沒有畏懼的小蛾在空中嬉飛，不理會早起覓食的黃雀。有時夕陽令滿天透紅迷醉，有時眾星將深沉的黑夜鬧醒，有時清柔的月光涼爽的風，有時嚴厲的太陽閃亮的海浪，有時大家還在沉睡時，那原野中處女般的純潔和清新，在一片寧靜裡，只有你和大自然在沉默中相對細語。

我愛在路上低徊沉思。上了路，迴望住處小窗，遙想妻子在家時，她那憑窗招手的倩影。而今她在遠方，窗口只剩空虛一片。也憶起兒子小時，自己站立窗邊眼看他們背著書包，走在路上，迴顧揮手不停。而令他們已長大離家遠去。現在剩下的是舊日的窗，剩下舊日窗裡窗外的回憶。走在路上，想起工作的辛勞，生命的歡樂，人生的嚴肅和人間的荒謬。

我們都走在人生的路上，不分週日與週末，不分天晴與天雨，不分炎熱與寒涼。我們走在人生烏黑的清早，我們走在人生光明的白晝，我們走在人生星光月影下的夜。在人生的路上，到處充滿新鮮的事物，到處呈現不凡的奇景。我們低徊沉思，訝然驚異：人生的辛勞，人生的歡樂，人生的痛苦和人生的安慰。我們將笑聲，將淚水，將細情，將豪語，交付落日，交付遠山，交付花葉，交付流水。在幽遠寧靜的清新中，沉默地面對生命，和它親切對話低語。

社區裡有條長巷，巷口外緊鄰車水馬龍的平直大道，兩旁各式各樣的商店林立，只有巷子口是馬路邊唯一的空隙。巷尾接著一條綠色小徑，許多不知名的花草，任意的在路旁編織著，入秋了，仍綠意盎然。巷子裡的人家，全靠這兩條路出入。

是先有大馬路，還是先有綠色小徑，沒有人能說得清楚。大馬路愈拓愈寬，不時，又多冒出幾顆紅綠燈。倒是這小路，雖修修補補地總不變老樣子，茶園、相思樹林、禿了的梧桐樹仍陪伴著小路。小路不長，沿著小路散步談天，輕鬆愉快。

清晨是小路最熱鬧的時候。天剛翻白，空氣中還洋溢著舒服的鮮味，沿路長滿大片大片的白芒花，像跳羽毛舞似地隨風搖擺，好像在歡迎早起的人群。一路上，慈祥的銀髮族居多，大部份是退伍的老兵，雖然各操著不同的鄉音，但論及國家社會，說起懷鄉之情，依舊是滿腔熱情。任灰白的髮絲在晨風中飛揚，穩健的腳步，仍不掩昔日的英姿。巷裡的王伯伯特地趕早，到小路上作兩腿復健，行動遲緩，舉步維艱，不免令人輕輕地感受那種光陰滴漏的無奈。來往的人，莫不投注關懷鼓勵的眼神，只見王伯伯那佈滿皺紋的臉，多了幾分堅毅，迎著晨曦，在小路上勇敢的邁步。

老年人晨間運動妙招百出。有些人喜歡享受上等的「茶園浴」，站在筆直的茶園間，做伸展操，吸收芬多精；有些人攜著老年，站在小花草旁，打一套太極拳，彼此眉宇間傳遞著愛意，淡淡的，卻溫暖大夥的心；更有人牽著心愛的狗兒溜溜，隨著狗兒的節奏，或跑或跳，以達到運動的功效。瞧！相思樹下的石椅上，坐滿休息的老人，談天說地的，十分快活。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小路成為老人遊戲的天堂。

當太陽爬上山頭，成群結隊的學子，踩著「鐵馬」朝著學校的方向夾道而行。以前的小路，盡是石子泥巴，常有些坑洞，在上頭騎鐵馬，屁股可真是受罪！但大家都貪小路的安全性，日復一日，小路始終是孩子們上學的最佳通道。十年後，小路鋪上一層柏油，孩子們迎風鐵馬，真是既舒服又安全，比起我們，這些孩子可真幸福呢！

上班時間，巷口外的大馬路一會兒的功夫便熱絡起來，汽車聲、喇叭聲、叫賣聲不絕於耳。小路恢復了往日的平靜，路邊的鬼針草，努力開著亮麗的白花、紫花，將綠色的小徑妝點得更迷人，準備歡迎明日早起的人群！

八、小河淌水

周芬伶

8

連續好幾天的傾盆大雨，平日乾枯的山溝全都漲滿了水，好像河流也有了清晨的甦醒。校園變成水的王國，渾濁的水流靈活地向前竄奔，連山路上也匯集了一些小水流，蜿蜒蜿蜒，錯綜複雜，流向不可預知的方向。雨後的樹林有股清俊之氣，一如翻騰過的心湖，忽然平靜下來，落得澄澈清明。路人踩著跳舞的腳步，跳過一個個水窪，臉上都有好玩的神氣。我卻望著這些水流，怔怔發起呆來。

依稀記得有首歌叫「小河淌水」，以前哼它的時候，不能明白淌水的河流如何會引人愉悅高歌。作曲的人似乎懷有不可言宣的神秘喜悅，曲曲在歌中傳達，那是令人思想不透的。

現在，我望著這些狡黠的水流，似乎也能分享那歌中的神秘喜悅了。試想一經過漫長的冬季，厚厚的積雪慢慢溶化，水流從四面八方流來，所有的河流均漲滿了水。那水流啊！以火山爆發的威勢，挾泥沙俱下；然後，沸沸滾滾，向東流去；最後轉為溫婉寧靜，興奮地喘息。鬱積一季的熱情一旦釋放，奔騰翻攪，不可抑遏。

那水流啊！不知是那座高山上的積雪？那處梅梢的雪花？那處清泉的結晶？那一片窗前的雪景？全部到齊了，帶著厚重的泥土味，以及草木的芳香，風塵僕僕地降臨。河流才是歷盡風霜的風霜化身，他才是永不知疲累的流浪者。歌者於焉懷想。

又如果是幾朝風雨，豐沛的雨水滋潤了大地，充實了河流。試想—這樣甜美的水流，將使多少草木死而復活？將使多少田地肥沃？多少花朵因而綻放？多少魚兒更加優游？喜悅必是不斷的了。於是，那個首先發現春之奧祕的歌者，滿心歡欣地笑了，對著浩浩蕩蕩的水流，作出虔誠的謳歌。

我也有謳歌的衝動，只是百番苦思，仍然想不起那首「小河淌水」的調子，更不用說是歌詞了。或許我記錯了，那原不過是一首普普通通訴說河流的歌曲？或許根本沒有這首歌，「小河淌水」這四個字是我編造出來的？或許它不過是歌中的一句，或詩裡的片段，也說不定。就算有這首歌，或許我根本沒學會也說不定。不過，在這春之末、夏之初的清晨，懷想著一首歌，委實美得令人困惑。

一路走去，仍然找不到答案，望著那些狡猾的水流，我開始感到一絲絲煩惱。

戲台子上唱戲，下面看戲的人全神貫注地聆聽欣賞，有的搖頭晃腦，有的半張著嘴，有的拍掌頓足連聲叫好，全然達到渾然忘我的境地。

人人都愛看「好戲」，但是當你正看得出神入化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自己正是人生這齣戲中的一角？是否提防自己成為被看的戲中的丑角。

如果我們承認人生如戲的話，那麼我們就應明瞭我們來到這世間舞臺上的責任，既然，我們已經註定了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那麼無論是悲角、喜角、丑角……都該首尾如一地努力將自己的角色演好，令自己滿意，也令別人滿意。喜角有喜角的得意，悲角有悲角的美點，丑角有丑角的逗人之處，各種角色搭配得當，全劇才能圓滿落幕；否則，我們就無法向自己、向觀眾交待。

與其說人生如戲，不如贊成「人生如過險橋」的說法要來得積極些，時時刻刻，警惕自己要「走好」，免得不慎落入萬丈深淵的急流裏，一失足成千古恨！

人生不過百歲，說來實在匆匆。幼時家人相傳有這麼一個說法：「一個年輕的書生，某日閒來無事，外出信步走走，不覺來至一條僻靜的小徑前，如畫的风景，引起書生的雅興，乃逕自向前一直走到盡頭，豁然見一美如仙境的世外桃源，不遠處一涼亭內，見一老翁倚坐休憩，遂趨前與老人攀談，彼此甚為歡洽，老翁乃邀書生奕棋，書生欣然坐下，兩人默默佈下棋局，交戰起來……」。

不知過了多久，夕陽斜照，書生見天色已暗，遂起身告辭，匆匆趕路返家，誰料走至家門附近，周圍景物已有變遷，門院老樹垂藤，壁垣也顯得破舊不堪，他急忙向屋內衝去，卻撞見一白髮老嫗正欲出來應門，細細端詳，打聽之下。原來這陌生老嫗竟然是他的妻子，兒子也已經娶了媳婦，他的雙親早已去世幾十年了。啊！原來他出外在仙境裏 了一天，這個世界卻已經過了一個甲子，怎叫他不感嘆人生的短促？」

當然，這個故事無非是勉勵我們好好把握這個短暫的人生，不要迷迷糊糊地等醒來時，一切已經太遲了。

我們活在世上，應該時時刻刻心存感謝，因為我們出世為「人」，而不是任何雞鴨貓狗，已經很幸運的了。

人，既為萬物之靈，就該利用自己的智慧，使自己快樂，不像其他動物，自己無法操縱自己的命運。

從前我曾希望當醫生，因為母親的身體不好；也想做老師，這是很多小學生的志願。但是令我心醉的還是拜訪我們所居住的地球。

偶然的機緣，讓我真的飛越海洋，探訪了南亞印度，更穿梭奔波在歐洲道上，相互比較觀摩後，其間的優劣勝負，故不待言，最可貴的莫過於可以顯現出人性的善惡美醜而深自警醒惕勵。

記得到印度，才下飛機，就能夠感覺出一股巨大的人口壓力，每當熱誠的小販靠近兜售，或是老人小孩身手要錢時，就會有人提醒：同情一個，便惹來一群，只好黯然作罷。是的，我沒有能力讓他們皆大歡喜，但為什麼先自砌了一道牆，劃下鴻溝，白白地懷疑人家，甚至有些不耐煩？我始終無法原諒自己；哪一副面孔，必定相當醜陋。人與人之間，難道連輕輕點頭微笑，也吝於付出嗎？

最令人悸動的，不是爬進埃及神秘漆黑的金字塔，也不是登上坡度挺大的比薩斜塔。而是由西柏林搭上往漢堡的火車，途經東德境內，竟然連窗外的風景都改變，沿著鐵軌兩旁，沒有溫馨熱鬧的農莊風光，觸目所及盡是冰冷尖銳的鐵絲網，和一大片荒蕪蔓生的野草。車站上冷冷清清，只有牽著狼犬的警衛，來回俯嗅搜索；上車檢查證件的東德士兵，更荷著真槍實彈，表情嚴肅的仔細核對。當他凌厲的目光在證件和本人之間游離的剎那，彷彿有千萬般的重量壓下來，而莫名其妙得由心裡寒起，雙手不覺冒出冷汗，就連自子都感到遲疑——是不是有問題？好不容易一個包廂檢查完，還得靜坐原位不能走動，因為整節車廂都有士兵看守，生怕有漏網之魚。僅僅只是過境，卻這般如臨大敵，除令我們開了眼界，也不禁要嘆息，防衛森嚴，能關得住嚮往自由的心嗎？假如鐵幕內真的是天堂，需要這樣緊張嗎？

人在福中須知福，旅行的真諦，是讓我們走進人生的書裡，當行過千山萬水之後，更能洞察事世，胸懷天下。